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九靈山房集卷二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最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嘆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侯阿年八哈旣嘗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圯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

既受命卽爲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徵工
率先凡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厲而趨爲之自
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牆垣廩庾庖湍之屬
悉皆易敝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
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樗
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
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
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
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

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宕堯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當思所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加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一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尙於縣大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來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爲孝義鄉爲其鄉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常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騃盡廢其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爲巧計

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揚樂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家及某立庭下厯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眾因俯伏首實告曰惟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炬對天誓眾俾伸者右抑者左眾又悅服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咎一人得田如千畝屋如千楹

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羣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益選宗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德侯之爲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并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以襲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構辭累歲而元姦

宿滑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
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爲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
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
有訟田者延壽爲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
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侯之此
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
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尙書達

不佞公嘗爲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
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
志者其爲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
之文繡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
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
以至狐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
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
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

與夫漢魏隋唐之桓碑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所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

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之口口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爲記

樂善堂記

秉彝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
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

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嘗獲登斯堂爲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爲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焉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予則以爲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

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類眾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爲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醜蔑之善而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間善必薦陸儉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

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爲樂不亦
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已
之善也成夫一已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
君子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
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旣
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
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
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
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

知其爲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尙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爲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
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
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
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
之卷舒凝如崖障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
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
之莅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
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旣
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厯敘而鋪張之後之